

范康系列作品

FAN KANG XILIE ZUOPIN

出路

范康
FAN KANG
著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山 路

SHAN LU

范 康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山路 / 范康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8. 12
ISBN 978-7-80588-722-7

I. 山… II. 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94130号

山 路
范 康 著

责任编辑: 杨继军
封面设计: 余 岚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
邮 编: 730030
电 话: 0931-8773224(编辑部)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E-mail: gsart@126.com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.cn>

印 刷: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: 8.75
版 次: 2009年3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 ~ 3 000册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722-7
定 价: 2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对于每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，高考犹如炼狱中身心的一次彻透的洗礼。王大平没有感觉到洗礼的快乐，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胜利，实现借高考跳出农门的愿望，寂寞地看着取得胜利的同伴高高兴兴地收拾行装走进期盼的学校，高高兴兴地走进期望已久的城市；看着像他一样的失败者收拾起伴随十多年的书本，扛起锄头，像父辈一样走进大山里的土地；看着不甘心失败的同伴收拾行装开始新的拼搏。在无数次期望和失望之后，他回到贫瘠的王家洼，静静地躺在土炕上暗自伤心。

王大平是王家洼唯一有机会到县城里读书的后生。尽管他以中学校佼佼者的身份进入县城中学，却仍然是县城中学的差等生。他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除过不得不往返上百里山路返回王家洼拿取必需的食物之外，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学习上，花费在实现梦想的征程上，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永不歇息，像从沙漠里走出来的旅行者一样饱饮知识的泉水，向老师和同学提出一个接一个或复杂或简单的问题，探究接触和没有接触过的知识。他取得了期望的成绩，却仍然没有如愿以偿，没有在最后的冲刺中取得胜利，抱憾地从独木桥上跌落下来，跌落进万丈深渊。

十多年寒窗苦读，让王大平见识了城市的闲适，见识了大山之外的繁华，见识了科学技术带来的便捷，也改变了他的心境和志向。他不甘心像父辈一样在贫瘠的黄土地里寻求未来，不甘心在贫

瘠的黄土地里终其一生，不甘心居住和生活在远离世界的深山。他梦想走出大山，期望像千万学子一样通过高考离开深山，像千万农人的后代一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，像城里人一样工作，像城里人一样生活。他却没有得到上帝的垂青，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

王大平急切地期望成功，期望命运从此转机。他把苦读过的书籍放置在窑洞里最显眼的地方，像清教徒一样静静地看着。他不想放弃十多年的努力，却无力继续追逐梦想。父母的叹息和兄弟姐妹的沉默让他无力翻动沉重的记忆。他像迷途的羔羊，在不甘和无奈之间徘徊，甚至埋怨阅卷老师的残酷，埋怨大山深处的愚昧，埋怨命运的艰难。

王家洼是黄土高原深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，几十户穷困的乡邻依靠锄头在黄土地里劳作，依靠畜力在山沟里活命，穿着褴褛，满脸尘土，过活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恒久不变的生活。大山青了黄，黄了青，黄土地种了收，收了种，重复着恒久不变的年轮。从县城里归来的王大平对家乡感到陌生，对黄土地感到陌生，对父辈的生活感到陌生。他在县城里生活过，身上有了乡亲们没有的气息，有了乡亲们无法理解的变化。

王大平之所以成为王家洼为数不多的读书人，得益于不同于别人的家境。他是王老二的长子，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，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是家里的宝贝疙瘩。善良的王老二夫妇舍不得儿子吃苦劳累，借乡政府大力办学的机会把儿子送进学堂，让儿子读书识字，躲避劳动的艰辛。聪慧的王大平借此一路读下去，从乡村联小读到乡镇初中，读到县城高中。与他同时上学的伙伴一个一个回到了王家洼，回到了黄土地，回到了大山深处，只有他一直奔波在家乡与学校的道路上，起早贪黑，不避风雨，努

力坚持着。他的坚持成为父母的期望，成为乡亲们的梦想，成为山村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成为王家洼一道绚丽的彩虹。

王大平上初中的时候，一位从县城里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得知他是王家洼唯一一名中学生，当着全校老师和学生的面，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钱交给他，鼓励他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在老师赞许和学生艳羡的目光里，王大平涨红着脸，从领导手里接过父母辛苦一年也挣不到的钱，深深地给领导鞠了一躬，给老师和同学们鞠了一躬，嘴里不停地说“谢谢领导”。

一次偶然接济，让王大平感激终身，受益终身。他记住了领导满脸的笑容，记住了领导白胖硕大的手掌，记住了领导掏钱时潇洒的动作，记住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，也记住了把钱交给父母时父母激动的泪水，记住了母亲珍藏钱时的小心和谨慎，记住了乡亲们听说此事后的惊叹和艳羡。正是那两百元钱的资助，王大平从初中走到了高中，走进了父母和乡亲们没有机会去的县城。

记忆多么美好，又多么新鲜，多么刺激，多么让人神往。

王大平沉浸于美好的回忆，无法面对失败的现实，无法在失败中找到自我。他静静地躺在窑洞里，默默地期待着。美好的结果并没有如期到来。他没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也没有接到大专或中专录取通知书。他跑到镇子里的邮局去打听，跑到县城的母校去询问，都没有得到期望的音讯。他行色匆匆，满心期待，满心惆怅，满心委屈，悄悄地来往于家乡通往县城的道路上，期望三分之差的门槛突然消失。然而，三分之差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是现实与理想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，无情地阻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，泯灭了他的梦想和期望。他真的失败了。

王大平的求学之路就这样结束了。乡亲们对他的失败感到惋

惜，父母对他的失败感到失望，妹妹和兄弟对他的失败伤心欲绝，却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痛苦，没有人能把他从心灵的落寞里解救出来。他是人海中一叶孤舟，寂寞地忍受着心灵的煎熬，在失败的氛围里经历着新的历练。

贫困的家庭尽了该尽的责任，贫弱的父母尽了该尽的义务。为了供王大平上学读书，王老二没有让其他儿女上学读书，甚至包括疼爱的小儿子，把能够换钱的实物几乎全部拿去换了钱。三孔破旧的窑洞灰暗而苍凉。偌大的窑洞里没有摆设，没有物件，没有多余的粮食，甚至没有像样的吃喝。黝黑的土炕上没有像样的被褥，甚至没有完整的草席。他无力再为儿子付出心血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忍受煎熬。

王大平用被子缠裹着羸弱的身躯，无望地蜷缩在土炕上。

夏粮已经收获，秋粮还没有成熟。收获过的土地被农人翻腾后裸露在暴烈的太阳下积蓄力量，生长着庄稼的土地心满意足地承受着阳光的普照和风雨的吹打，孕育着新的希望。短暂而难得的闲暇里，农人们精心地照顾着红红的辣椒、紫黑的茄子、绿油油的韭菜，照看着成长的希望，期待着丰收的喜悦。没有人打扰王大平，没有人劝说王大平。饱受风吹雨打的王老二两口子无法理解儿子的痛苦，无法理解儿子的梦想，静悄悄地看着儿子躺在土炕上不吃不喝，看着儿子睡在窑洞里不言不语。他们没有能力劝解儿子，没有能力帮助儿子，甚至不知道怎样劝解儿子。少不更事的妹妹和弟弟收敛起平日的吵闹，知趣地做着事情，远远地看着哥哥，看着父母，看着一天天滑落的日子。

王老二是王家洼的普通农民。他出生在王家洼，依靠土地娶妻生子，供养儿子读书识字。土地给了他依靠，却没有给他富裕，没

有让他摆脱贫穷。尽管他在土地里花费了比别人多的精力，依然只能维持温饱，既没有积累，也没有剩余，日子过得紧巴而困苦。儿子王大平曾经是他的自豪。不成想，随着时日的流逝，出息的儿子却成为他沉重的负担。儿子每个月需要从家里拿走一些粮食，每学期需要天文数字般的学费。他没有钱财，更没有积累钱财的方法。他所有的钱财来自于鸡下的蛋，来自于实在过不去时卖口粮的所得，或者偶尔出产的一点少得可怜的蔬菜。他曾经试图做一些小本生意，无奈地域偏僻，乡亲们都像他一样生活，买不起或者根本不需要他提供的小物件。他只好在每年儿子开学的时候低声下气地寻求亲戚们帮助，寻求乡亲们帮助，寻求信用社贷款。他看惯了白眼，听惯了闲言碎语，甚至忍受了屈辱，却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。因为儿子是他的希望，是他的寄托和依靠，是王家洼唯一的高中生。儿子高中毕业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，也没有得到他期望得到的结果。儿子终于高中毕业了，却不得不回到王家洼，不得不回到黄土地，像他一样过活穷困的日子。他曾经暗地里埋怨自己：“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还不如当初不念书。”当他看见儿子像失去脊梁一样躺在土炕上的时候，当他看见儿子满眼泪水不吃不喝的时候，当他看见儿子失神的眼睛越陷越深的时候，当他看见儿子失形走样的躯体的时候，他的心疼了，彻骨彻心地疼了。他从心底里原谅了儿子。儿子有着比他更加强烈的痛苦。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儿子，不知道如何消除儿子心中的魔障。他不断地盘算着，寻找了解脱自己的办法：“识字总比睁眼睛好吧！没有考上大学有啥不好？高中毕业就很了不起。”他却没有找到把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办法。儿子躺在土炕上不言不语，不吃不喝。“这咋好啊？”

王家陷入了难以抑制的悲哀。

“你出去走走吧。这样一直躺着会把身子弄坏的。”母亲心疼儿子，希望儿子早一点摆脱痛苦，却不知道如何安慰儿子，不知道怎样把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母亲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妇，不懂得王家洼以外的世界，无法理解儿子的希望，无法理解儿子的梦想，无法理解儿子的痛苦。儿子读了很多书，有了文化，有了见识，有了追求，距离她越来越远，也越来越难以琢磨，越来越不可理解。

“不要管我。”王大平掀掉蒙在头上的被子，看了一眼母亲，嘴里嘟囔着，又想用被子蒙住头，想了想，又停了下来。母亲坐在土炕边上，一只手扶着腿，一只手梳理着干巴的头发，脸色紫红而干瘪，额头上爬满了岁月的印记。生活的重压使母亲明显苍老了，“你忙去吧……”

“躺了一个多月了……这样下去，咋能行呢？会把身体弄坏的……到外面转一转也好啊。”母亲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，边说边看着儿子的反应。儿子心高气傲，志向远大，远远超出了她的企及，超出了庄稼人的企及。高远的志向成就了儿子，使儿子从村子里走出去，走进县城，见识了乡亲们没有见识的事情，学到了同辈孩子没有学到的学问，有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追求。也正是儿子心气太高，志气太大，才经受了更多的痛苦和煎熬，经受了别人不曾有过的打击和挫折。人活着要有理想、有目标、有志气，也要随遇而安，学会退缩。只有高远的志向，而不能承受失败和挫折，只能增

添烦恼、忧愁和煎熬。儿子缺少承受挫折和失败的耐力，缺少应对生活的变通力。

“不会有事。过几天，我就去干活。”王大平边说边用被角擦不听话的眼泪。一个多月以来，他流过无数懊悔的泪水，流过无数伤心的泪水，流过无数痛苦的泪水，流过无数失望的泪水。他怨恨自己出生在偏僻的山村，怨恨自己出生在贫瘠的黄土地，怨恨自己没有城里同学一样的智商，甚至怨恨自己浪费了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“要不，你去你舅舅家或者大姨家转一转……你舅舅和大姨都很想你……他们好几年没有见你，捎话让你去他们家里玩耍。你的几个表兄弟也想见你。”母亲变着法儿劝解儿子，希望儿子及早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好好过活日子。

“我哪里也不去。我想静静地躺一躺。”王大平无法诉说心中的憋屈，无法诉说难以解脱的困惑。高考虽然失败了，但如果能重新走进学校，他有能力取得理想的结果，有能力争取胜利，有能力成为一个成功者。他期望重新走进学校，重新投身知识的海洋，追求理想，追逐梦想。他也知道复读如同上大学一样可望而不可及。他从父母的言语里窥出了家境的艰难，从父母日渐紧缩的眉头上窥出了生活的艰辛，从破败的家当中窥出了穷困的现实。他的学业就此结束而且必须结束，他的理想就此埋藏而且必须埋藏，他的希望就此破灭而且必须破灭。他必须就此成为不得不面对黄土地的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如同父亲一样在黄土地里寻求人生的终极。

“要不，你跟我到地里去看看……今年玉米长势好……你挑选几个中意的弄回来，我给你烧着吃。”母亲试图把儿子从土炕上叫起来，试图解除儿子心中的郁闷，试图帮助儿子鼓起生活的勇气，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只好像以前一样，企图通过土地里新鲜的食物

物引诱儿子离开土炕。

“我啥都不想吃。”王大平无法拒绝母亲，无法让母亲离开窑洞。他悄悄地把被子拉起来，覆盖在头上，不再理会母亲。他想静静地躺着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甚至想永远躺下去。

母亲觉察到了儿子细小的变化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她看了看躺在被子里日渐羸弱的儿子，又看了看堆在儿子上学时用木板搭建的书桌上厚厚的书本，悄悄地用手擦去滚落下来的泪水。她不止一次看着儿子伏案读书，翻阅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，看着儿子在纸上写着天书一样的文字。那时候，儿子的背影是那样健壮，那样高大魁梧，那样美丽迷人。多少次，她端着饭食，凝神静气地站在儿子背后，着迷地看着日渐长大的儿子，看着读书写字的儿子。她曾经高兴、快乐、自信、幸福、满足。自从高考回来之后，儿子再也没有看过书，没有写过字，甚至没有打扫书本上的尘土。她不懂儿子为什么把书本堆在一起却不再看一眼，不明白儿子为什么在热切的期盼过后突然躺在土炕上不言不语。等到她终于明白儿子失败时，儿子在土炕上已经躺了好多天。儿子苍白消瘦的面容让她心焦，儿子哑巴一样的行为让她着急，儿子麻秆一样的身躯让她心疼。

母亲无望地从土炕沿上下来，轻轻带上门板，默默地走出窑洞，边走边抹着眼角的泪水。

王大平把被子从头上拿下来，睁开眼睛，看着黑黢黢的窑洞，看着放在土制书桌上尘封的书本，看着破旧的家具和新收获的粮食，心里涌出无限伤悲。他失去了回想和重温学校美好时光的兴趣，失去了懊悔所犯错误的兴趣。三分之差断送了他的希望和梦想，也断送了他的煎熬和所得。一切都已经过去，无论是期望和梦想，还是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剩下的只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：穷困

的家境，劳作的父母，破败的院落，落寞的村落，穷困的乡亲。

“不能让父母伤心，让妹妹和弟弟心急，让旁人笑话。”王大平突然有了接受现实的冲动。他慢慢坐起来，把被子蹬在脚底下，直挺挺地坐在土炕上，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：黑黢黢的窑洞，堆放的粮食，简单的家具，肮脏的席子和被子，门口白晃晃的阳光。

王大平试图恢复对现实的记忆，恢复对家的记忆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什么也记不起来。他记忆最深的是伴随他的书本，记忆最多的是不厌其烦的老师，是吵吵闹闹的同学，是家与学校之间的道路。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，改变了他的兴趣，改变了他的人生追求，改变了他的思维意识。他不是一个农民，却必须成为农民，必须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王大平看了看脚下的被子，想了想母亲的穿着和神情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他与这个家庭的差别，发现了他在这个家庭里特殊的位置，发现了他的自私。为了让他安心读书，父母、妹妹和兄弟忍受了无法想象的艰难，付出了无法想象的心血：把最好的食物给了他，让他带到学校；把最好的衣服给了他，让他衣着整洁；把最好的被子给了他，让他在学校里温暖如归。他却熟视无睹，视若正常。高考失败后，他沉浸在假定的氛围里不能自拔，没有顾及家人的感受，没有顾及父母的心情。他给家庭带来了什么？难道父母生养他就是为了给家庭增添负担，就是为了给家人增添烦恼？高考失败断送了他的梦想，断送了他进入城市的期望，并没有断送他的性命，并没有断送他的责任。相反使他对家庭的责任更加明确，更加清晰，更加急迫。他把自己关在窑洞里，一心想着如何失败，如何痛苦，如何懊恼，却把痛苦给了父母，让父母看着他的脸色生活，让父母跟着他受煎熬。

王大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双手狠命地擦了擦惺忪的眼睛和蜡黄的脸颊，鼓足精神，从土炕上下来，把被子叠起来，扫了扫炕上的尘土，走出窑洞。

太阳高高地挂在天边，明亮而灼热。远处山头上、沟壑里青翠的树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田地里绿油油的玉米、高粱、荞麦焕发着勃勃生机，村子上空缠绕着袅袅炊烟，邻居家的黄狗汪汪地叫着，追逐着大花公鸡在门前乱跑。

世界依然是原来的世界，生活依然是原来的生活，人依然是原来的人，生命沿着既定的轨迹运行着，并没有因为风雨改变趋势，并没有因为失败丧失动力，并没有因为路途艰难止步不前，更没有因为王大平的痛苦改变本色。

王大平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迎着太阳看着远处的树木、田地和庄稼，看着在田地里挥动锄头的乡亲，看着悠然自得漫步荒滩的耕牛，看着空中飞舞的鸟儿和蝴蝶。空气中飘满了成熟的芳香，飘满了令人敬畏的生命气息。

王大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伸展着有些僵硬的身躯。长时间的昏睡麻木了他的大脑，麻木了他的身躯，损伤了他的健康。昔日健壮的体格绵软无力，高大威武的体态瘦弱不堪，些许的活动令他气喘吁吁。“难道就这样把自己葬送了？就这样把自己糟蹋了？”王大平有些后悔。生活没有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，没有因为他的痛苦而改变，也许同样不会因为他的胜利而改变，不会因为他的成功而改变。成功或失败所能改变的也许只是他的心境和他对待生活的态度。

大地在阳光下散发着迷人的芳香，闪耀着生命的光芒。树木青翠，溪水淙淙，牛羊悠闲，人群茫茫。只有王大平昏睡在旺盛的季

节，昏睡在成熟的季节，昏睡在孕育的季节。一个多月宝贵的时日，一个人悄悄地沉睡在土炕上，沉睡在窑洞里，远离阳光，远离人群，远离收获，所得到的只有生命的流逝，只有对身体的损害，只有对家人的损害。

过往的乡亲热情地与王大平打招呼，甚至与他拉家常，询问他的身体，询问庄稼的好坏，说一些庄稼汉关心的话题，盛情邀请他闲暇时去家里玩耍。

乡亲们穿着褴褛，手脚肮脏，满身尘土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年四季劳作不止，却依然高兴、快乐、真诚。无论是达官贵人，普通乡民，流浪乞丐，只要需要帮助，他们都会真诚地帮助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成功而接近你，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远离你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是与他们一样的生灵，是需要找饭吃、找地方睡觉的生命。你有痛苦他们也有痛苦，你有快乐他们也有快乐。有吃有穿会有吃好穿好的烦恼，有权有势会有保护权势的烦恼，有成功就会有企求更大成功的烦恼。他们有吃不饱穿不暖的烦恼，却也有吃到没有吃过的食物的喜悦，有穿一件新衣的喜悦，有善良和无私得到回报的喜悦，有得到别人敬重的喜悦。

生活是公平的，需要人们公平地对待生活。

3

“我哥在院子外面转悠哩。”王大平在大门外转悠，成了让王家人人高兴的大事。王小平从门外风风火火地跑进母亲做饭的窑洞，

把这一天大的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和妹妹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喜巴巴地相跟着走出窑洞，站在院墙后面看究竟。王老二从土炕上蹭下来，悠悠地走出窑洞，看着解脱后的儿子。

“快回去做饭，快回去做饭，做些好吃的。”王老二喜滋滋地驱赶妻子和女儿。儿子是他的未来，是他的寄托。儿子解脱了，他也解脱了；儿子心安了，他也心安了。他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期望儿子实现他的理想，实现祖辈传承下来的梦想。他舍不得儿子吃苦受罪，舍不得儿子出力流汗，舍不得儿子下地干活，舍不得儿子经受风雨。好在儿子上学读书，不需要经受风吹雨打。儿子很争气，读了祖辈八代没有读过的书，见识了祖辈八代没有见过的世面。儿子有了知识，有了文化，有了不同于自己、不同于祖先、不同于别人的学问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读书人，他高兴不已。他时常痴迷地想，儿子哪里来的精神，能看懂那么复杂的书本，能坐在土制的书桌前半天不动窝，能一直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。村子里与儿子一起上学读书的孩子一个一个回来了，只有儿子坚持着。这难道是上天的眷顾，是上天对他老实做人的赏赐，是上天对穷困祖先善良做人的回报？他不知道儿子要读多少书，能读多少书，也不知道儿子要走到哪里去，能走到哪里去。他打定主意一直把儿子供养下去，不管儿子走到哪里，也不管儿子能走多远，一切都由儿子做主。他舍不得添置一件衣服，舍不得给妻子女儿买一块布料，把用粮食、家具、蔬菜、柴火换回来的钱积攒起来供儿子上学读书。他常常坐在土炕上，用棉被拥着身体，看着伏身读书的儿子，看着儿子翻阅厚厚的书本，看着儿子写写画画，看着儿子凝神静思。他没有读过书，不知道书本里有什么东西令儿子着迷，也不知道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处。他静静地坐在儿子身后着迷地看着，既给儿子做

伴，也欣赏儿子。儿子在他的看护下长大了，学习更加专注，也离他越来越远。他曾出神地想，儿子是不是被书本里的妖魔迷住了，是不是被书本吸取了灵魂。他暗暗地跑到邻村的老先生跟前询问究竟，跑到大山深处的和尚庙烧香磕头，也曾想背着妻子和女儿跑到学校里看儿子。儿子回来拿粮食，他暗暗躲出去，不让儿子看见他早生的白发，不让儿子看见他苍老的模样，不让儿子看见他弓了的脊背。他在暗处看着儿子背着粮食从家里走出去，从村子里走出去，从山沟里走出去，爬上远处的大山。儿子很用功，也很争气，书读得好，身体也好，人缘也好。儿子给他争了光，给家庭争了光，给祖先争了光，也给全村人争了光。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知道他生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，知道王家洼有一个在县城里读书的后生。乡亲们见了他也总是高声地叫喊着与他打招呼，总是把政府派来的救济划在他的名下。乡亲们也眼巴巴地期望着儿子走出大山，在山外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在山外娶妻生子，育养后代，为王家洼争光。可惜儿子没有走出大山，没有走出王家洼，没有逃脱回到黄土地的命运。他的希望随着儿子的归来破灭了。儿子痛苦他更痛苦，儿子失望他更失望，儿子忧伤他更忧伤。

王老二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，不知道能做什么。儿子从打击中走了出来，从心理的魔障中挺了过来，这该是多大的喜事啊。儿子的笑脸是他的太阳。他走到柴火堆旁边，从地上捡起斧子，把激情寄托在斧子上，把希望寄托在柴火上，狠劲地劈着柴火，宣泄着心中的兴奋和快乐。

王老二又看到了生龙活虎的儿子，看到了不服输的儿子。儿子是全家人的希望，咋能说躺下就躺下，说不行就不行？儿子的失败也算不得失败，不就是没有考上大学吗？没有考上就没有考上，没

有什么大不了。如果真的考上了大学，拿什么完成学业，拿什么满足生活需要，拿什么获得快乐？全家人不是还要遭受更多的穷困？总不能穿着破烂衣服到城里念书吧。高中毕业就很不容易，还要想更高更远的目标？高中毕业是老人几辈子想都不敢想、做都不敢做的事情啊。如果在过去，不要说上学读书，就是看见上学读书的人都很难啊。高中毕业了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读书人，还想什么？还期望什么？王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正经的读书人，至少在儿子之前没有见过像样的读书人。儿子进了县城中学，成了村子里文化程度最高、读书最多、见识最广的人。儿子的心太高，也太野，似乎没有穷尽。能读书就不错了，还想读多少书？读到什么时候为止？人要知足，不能没完没了，没有穷尽。人如果不知道满足，就会痛苦，就会走火入魔。儿子似乎就是这样，至少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这些总归不好。对自己，对家庭，对别人都不好，要不得。人活一辈子不容易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既想自己，也想别人。在期望成功、取得成功的时候，想着别人的感受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穷尽，有个满足，不能没完没了，甚至变成牛角尖里的虫子，想出都出不来。高中毕业了，回到家里来，可以教育儿女，可以帮助乡亲们做一些事情，可以在土地里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，也可以在大山里弄出更多的名堂。为什么不能把学到的知识用在种庄稼上，用在改变乡亲们的生活上？只要有土地耕种，有粮食吃就比什么都强，比什么都好，比什么都安稳。难道非要到城市里去生活？把家业整理好，有了基础和力量，说一房媳妇，成家立业，过活自己的光景，做好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幸福。高中毕业，模样周正，还愁找不到好媳妇？

“这娃的心思太重了。”王老二边劈柴边琢磨儿子。“心思太重